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六十四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白時中　徐處仁　李邦彦　吳敏

唐恪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子延禧）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坐事降知鄆州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加特進太宰封崇國公進慶國初時中爲春官詔令編類天下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幷賛及爲太宰表賀翔鶴霞

光等事圜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祕
書省時燕山日告急而時中恬不爲慮金人入攻京城
修守備時中謂宰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自
擊守城事吾輩豈知首尾邪欽宗召大臣決策守京師
時中以將兵非所能與李綱爭論語在綱傳尋罷爲觀
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劾其不才落職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人進士甲科歷知金鄉縣以薦者
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以旱蝗對問盜賊曰有之上謂
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
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非專門比黃帝迎日

擢策數之始也擢至給事中戶部尚書拜中大夫尚書右丞既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潁昌府民得罪宮掖者雖赦不原童貫因其奏摘之奪職奉祠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祠知徐州召爲醴泉觀使徽宗訪天下事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除侍讀處仁復申冢宰制國用之說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爲不裕

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求祠歸方臘爲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畫戰守事聞起爲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以剛廉稱徽宗詔詢所以備金者處仁上備邊禦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爲實錄宮使特陞大學士二府得除大觀文自處仁始欽宗即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合銳兵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詔適下以李綱爲行營使即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和歸奏宜伏兵濬滑擊其半濟召爲中書侍郎欽宗問割三鎮對曰國不競亦陵且定武爲潛藩不當棄吳敏以議合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處仁變前議

與吳敏李綱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皆
恪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
敏俱罷處仁爲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
高宗即位起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處仁爲首相無
建明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爲防秋計處仁
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
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爲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
侍郎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上舍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試
符寶郎邦彥俊爽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

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無檢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歷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尚書左丞父死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譖黼罷之拜少宰無所建明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德宮使升太宰金兵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爲社稷之賊邦彥退朝群詬而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迺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復起爲太

宰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奉祠建炎初以
王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
吳敏字元中眞州人在辟雍有聲即爲蔡京所知後爲
祕書省校書郎京薦充館職中書以敏未嘗過省不可
京請徽宗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繇是權倖爭請
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
中鄭居中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中以事罷奉祠久之
復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旣而除門下侍郎命草
詔禪位太子欽宗旣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
爲宮副使遷知樞密院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

仁議不合紛爭上前並罷爲醴泉觀使言者論其比蔡
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
炎初移柳州以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仍宮祠紹興初復
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以蔭登第累官右司員外郎起居
舍人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挾詔
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秩知梓州凡五年
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悉力營治城得全進龍圖閣
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
治之決金隄注之河浹旬水平宣和初遷尚書爲王黼

所陷罷知滁州古者論其治第極民踰制予祠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知潭州改杭州靖康初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書侍郎進少宰兼中書侍郎金人邀割三鎭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旣行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請以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須天下親征以圖興復欽宗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㮚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㮚門下侍郎恪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御史胡舜陟

劾恪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令國勢日蹙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罷㮚代爲相帝留金營金人議立張邦昌取百官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王安中字履道陽曲人進士及第仕州縣至御史中丞有餘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主其言安中獨論禋欺上擾下禋竟得罪時徽宗方鄉神仙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通安中請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俟過天寧節當爲卿罷京

京同知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illegible]
中翰林學士又爲承旨宣和中遷至尚書左丞金人來
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替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
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
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
奉之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
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
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
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自是解體語在張覺傳安中召
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

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察郭藥師叛命罷奉祠又連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内徙道州尋放自便卒安中爲文豐潤敏拔尤工四六徽宗嘗宴睿謨殿命賦詩百韻紀其事既成令大書殿屛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南陽人登進士第歷官中外坐事奪龍圖閣直學士予祠大觀中爲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先已更名宓至是賜名襄遷至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侍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鄭大信落職予祠

久之起知郢州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予祠起爲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爲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高宗即位復爲河南尹坐靖康勤王與趙野迂道宿留降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徽宗時登第歷翰林學士至尚書左丞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靖康初爲門下侍郎以諫官言罷之出爲北道都總管顏岐爲副已而落職予祠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爲宣撫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既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

邵州安置建炎初起知密州屬盜起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攜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爲主野不能應遂見殺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中詞學兼茂科歷秘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不禁衞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俚語有之盜

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黼小官何敢論大事黼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黼曰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己令吏從黼受辭黼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遂編管郴州凡六年黼當國不得移黼亦怡然不介意欽宗立召為監察御史奏言宰相因循苟且誤國大計乞正其罪而罷黜之復因面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中敗事必矣帝曰卿姑待之黼曰存亡所關不

容猶豫帝曰朕已有處置次日猶未行遣輔因奏事曰
言官論列大臣勢不兩立臣言不行不敢復居此職退
而居家待罪帝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王雲使金
議加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袞冕儀物之類輔上疏極陳
屈己崇奉為失計且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為証輔在
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並以為和議一二大臣議不
協遂圖引去輔奏疏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
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帝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議大
夫既出院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磁相
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皆

一時要務還給事中輔以言不用懇辭不允未幾除御史中丞遂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圍汴都何㮚以宰相領守禦輔副之㮚忌輔奏遣報謝虜軍輔留虜營七日而歸㮚贊帝再詣金營輔曰虜意不可測㮚厲聲詆輔輔復率馮澥說之㮚堅不從卒如所料輔從二帝留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輔謁康王於濟州從至南京陳五事嘉納之康王卽位輔仍舊職數日卒

耿南仲開封人登第歷太子詹事寶文閣直學士欽宗立累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

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吳幵堅欲割地金人次洛陽不復言二鎮直請畫河爲界於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居已上不能平因無事異議尤力沮李綱而戰守之備皆罷高宗立罷與祠言者論其誤國罪詔鐫學士秩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江軍居住言者不已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

王寓字元忠江州人父易簡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寓

歷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以寓爲尚書右丞副之寓憚行假夢兆丐免昜簡亦上書以請上震怒追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幷昜簡宮祠黜之建炎中賊馬進破江州昜簡等三百人俱被害

聶昌字貫遠臨川人繇太學上舍釋褐爲相州教授蔡攸薦除祕書郎歷戶部侍郎昌本厚王黼既而從蔡京爲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讁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爲可助已累遷戶部尚書領開封府敏度不爲用始憚之引唐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

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入謝陳扞敵之策帝壯之命提舉守禦以便宜行事然實無所能何㮚議建四將統勤王兵昌與耿南仲力沮之語在㮚傳金人議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分命南仲與昌俱辭不往帝怒固遣之昌出河東行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清麾衆害昌抉其目而臠之事聞贈昌觀文殿大學士謚忠愍昌爲人踈儁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王黼之死昌實遣客刺之棄屍道旁遂結南仲取顯位其誤國均也

論曰昔歐陽脩作唐六臣傳推論漢唐之亡由國無君子而君子盡獲譴者由朋黨之說也觀宋徽欽之失國其故豈殊哉蔡京以恣睢之行佐紹述之政凡鯁正士悉目為黨而禁錮之徽宗頗亦疑京參用王黼等陰分其柄是何異以酒解酲以鴆療毒也時政府白時中輩並邪佞庸瑣多出一家之門左右姦謀徼功賈亂及虜犯闕束手莫展寸籌內則匈和不為備外則逗留入援之師尚謂國有人乎徐處仁曹輔匪由附麗進然處仁晚節懦弱輔賫蠟詔書同和議亦惡益於事耶嗚呼靖康之鑒近矣何南渡循習有偽學之禁俾士習大壞國勢

日顔以底于亡非甚愚乎哉

何㮚　孫傅　陳過庭　張叔夜

何㮚字文縝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歷中書舍人兼侍講或論㮚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與郡已而留爲御史中丞論王黼十五罪黼抗章請去而猶豫未決㮚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舜舉皆罷㮚亦出知秦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爲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宰相主割三鎮㮚論辨不已帝頗悟㮚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而唐恪耿南仲聶昌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金人聞之奈何亟檄止之

㮚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濟
城下帝罷恪相拜㮚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三
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㮚建議立爲元帥密
草詔藁上之金兵陷都城命㮚使其營語在李若水傳
㮚與若水勸帝再幸金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
人曰唯何㮚李若水毋得預議既陷朔廷仰天大慟不
食死年三十九高宗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靖康元
年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傅曰祖
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拜尚書

右丞俄攺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傅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其法用七十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或上書見傅謂不宜委之太過懼爲國家羞不聽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爲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傅數趣之徙期者三乃啓宣化門出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墮護龍河塡

死皆滿城門急閉京遠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戚

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明年正月欽宗詣金營

以傅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

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宦者二

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因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

太子出都人爭鬭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

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

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

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遂以留守事付

王時雍而從太子死朔廷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定

陳過庭字寶玉山陰人登進士第初名揚庭徽宗改焉歷遷御史中丞兼侍讀賊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迕既外除旋貴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欽宗立擢至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時議遣大臣割地與金耿南仲聶昌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固遣二人及城陷過庭亦行因留金軍不得還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肅

張叔夜字嵇仲耆之孫也以蔭歷官開封少尹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從弟克公彈蔡京

京遷怒叔夜貶監西安草場久之召爲祕書少監擢太
禮部侍郎又爲京所忌以徽猷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
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叔夜募死士得千
人設伏敗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徙濟南府又
以平盜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
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師路不報
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
手札趣入衛即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
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都入對言賊鋒方銳願暫詣襄
陽以圖幸雍帝頷之連進資政殿學士俄簽書樞密院

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迴首字之曰嵇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矍然起仰天大呼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紹興末立廟祀之

論曰語有之治強易爲謀亂弱難爲計當靖康之難何㮚孫傅陳過庭張叔夜並在政府以彼疾邪擊姦之素志宜若有濟頹朝綱官理蠹壞於崇觀宣政已極河決魚爛之勢誰能壅而收之縱使淵聖得伊呂之才亦無所復施況㮚輩庸庸者乎抑春秋時諸侯卒于師葬之加等所以勵臣節也四人者皆從主播遷以死其節胡可涉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二

明南京戸部主事柯維騏著

崔公度　沈銖 弟鍇　葉濤　龔原 孫楫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戸讀書歐陽脩得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授和州防禦推官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諭安石延與語累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見者皆笑

亦恬不爲恥歷知穎潤宣通諸州以直龍圖閣卒

沈銖字子平眞州人少從舅氏王安石學進士高第歷起居郎權中書舍人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亦何可久之應哲宗屢首肯之眞拜中書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　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至徽猷閣待制知應天　從江寧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　以誣告興獄錫至郡按告者皆安疏于朝由是他郡　者並得釋歷知海泰諸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　奉大夫

葉濤字致遠龍泉人進士乙科爲國子直講虞蕃訟起

坐受諸生茶紙免官往從王安石於金陵學爲之詞丞
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歷校書郎曾布薦權中書舍
人司馬光等追貶呂大防等責官皆壽爲制詞文極醜
詆後忤蔡京連三黜曾布引爲給事中以病奉祠卒
龔原字深之遂昌人少師王安石進士高第至國子直
講以虞蕃訟失官哲宗即位詣訴理所得直歷遷權工
部侍郎爲安惇所論出知潤州徽宗初擢至給事中多
論駁坐議[illegible][illegible]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
制乃復職[illegible]遷朝歷兵工二部侍郎除寶文閣待
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

居和州起爲亳州命下卒初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爲司業時請以安石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刻傳故士靡然從之孫㝛建炎初率家僮百人襲擊金兵於新塘鄉里從者二千餘人獲其二九遇金兵大至不敵被執猶挺劍刺一人罵不絕口死

欒劉之年二十二

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遷至判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之誤今乃得正安石喜附己故用之累遷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

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鍛鍊成之都人喘栗至不敢
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遷刑部侍郎元祐初以
御史言出知潞州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台符嘗
建言武臣自供奉官即用蔭庶與文吏準從之
楊汲字潛古晉江人登進士第歷官權都水丞與侯叔
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釃汴流漲潦以溉西部瘠土皆爲
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歷大理卿遷刑戶二
侍郎元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崔台符被劾汲亦
落職知黃州歷徐襄越州後復爲戶部侍郎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歷權戶部判官筦諸司庫務王安

石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命嘉問提舉上建置
十三事居二年建以羨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語安石
曰朕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僞
辨有解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初市易隸三司
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
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
與初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爲
兼幷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
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
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事未決安石大位嘉

閒待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既執政前欲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 運使何琬劾嘉問營繕越法從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爲吏部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削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牘以滅口嘗薦鄉浩浩南遷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道然爲蔡氏所右其婿劉逵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

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卒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槀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爲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論曰王安石雅負儒學名及爲相以事功自喜嘗言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柰闇於大道以仲尼春秋猥與後代之史等弗列學官所頒新義字說如詩尃宂驚章實啓驕侈其他非雜符商則涉佛老至於揚雄仕莽馮道更事四姓無識焉此豈可以訓而施諸政哉神宗惟其言是聽蠱黜中外沮格之臣常情鮮有處歧路而不遲回者況人主導之使趨乎崔公度之獻賦沈銖葉濤龔原

之治經崔台符楊汲呂嘉問之治賦與獄皆甘心嚮之左右黨與滋蔓歷哲徽猶述其法而科目用其學取士迄南渡弗之廢流毒不既遠乎然則高尚謂毋以政事殺百姓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良有激云

葉祖洽　時彥　崔端友　蔡嶷（附雍孝聞）

李南公　董必　虞策（弟奕）　郭知章

謝文瓘　陸蘊　姚祐　樓异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校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

一元祐中歷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宗廟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遷至給事中祖洽性狠愎嘗諛附蔡京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烈婦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豎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爲無迹則黃履劉拯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群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牖下恩禮隆縟蔡確受遺定策而貶死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洪州以牟利黷貨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引爲吏部侍郎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言於徽宗

云嘗特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統臣爲朝廷宗
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
宗足矣帝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與祠久之知洪州
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卒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一累官集賢校理紹聖
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失職坐廢旋復校理又坐前受
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累遷吏部侍郎從戶部
爲開封尹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武進人徽宗即位策進士第一歷禮部
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外侍從更出

送入以奉禁闥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衡無重輕
之患疏入即請補郡廸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改陳州
復以禮部召轉吏部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綮薿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
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
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
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
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於是擢第一以
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除祕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
幾爲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

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屬尊爲叔父京命攸等出見薿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比諸父行也遂列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薿不肯書言者論之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始薿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瓘以絕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薿復入爲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㦸治瓘幾不免御史毛注言薿巧言惑衆造爲釁端疏入不報薿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予祠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薿先一路

奏辦下詔褒獎召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皆挾附權倖
事覺徽宗令入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
御史疏嶷罪請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
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西北戍卒代歸
人得犒絹嶷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强取之卒怒乘嶷
夜飲客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欲殺之嶷踰垣走免詔奪
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制卒時有雍孝聞者蜀人也
在太學屢上封事極剴切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及對
策力詆二蔡及時政匪便者徽宗大怒竄海外宣和末
思其忠授閤門宣贊舍人命下而孝聞死乃錄其子或

謂疑希旨蓋有懲云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歷京西轉運副使入爲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爲御史所論罷與祠又爲河北轉運副使坐議迎陽孫村水利爲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祕閣知延安府累遷戶部尚書歷知永興軍成都真定河南府鄭州擢龍圖閣直學士後坐哲宗祔廟議弗當奪學士未幾復之遂致仕卒南公爲吏六十年幹局明銳然反覆詭隨無特操子諫

諫字智甫第進士歷官祕閣校理以母憂去方建永泰

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邊鄙有兵革將相大臣召爲侍從乃不得已奪情今山陵事人皆可辦何至以一譓隳萬事體哉命遂格終制以直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復河湟譓與之異召爲光祿卿厚奏功罷譓守號坐嘗言招納未便停官後數年爲陝西轉運使京兆麥價踊貴譓議和市民弗肯損價譓移府勒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譓上章奏處仁詔擢譓顯謨閣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昂奏處仁不當黜坐謫永州譓又代其任復徙永興爲爲譖之以獻徽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之命漬盆水一夕而

解坐罔上貶散官安置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字子彊宣州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治質諸經疑義爲安石稱許第進士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宰相章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旣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修刻按脅立威爲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以付趙挺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下必於是訟知章次升爲元祐黨人坐貶知江州歷左司員外郎初舒亶守荊南起邊事必蓋與之謀及是亶卒加必直龍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市易公私煩費荊人病

之進至顯謨閣待制卒贈龍圖閣待制

虞策字經臣錢塘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帝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至給事中累知州軍府歷刑戶吏三尚書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于道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進取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興已獨得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東路既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擢監察御史坐漏

泄語言罷去久之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爲塘濼有定界旣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爲功肆侵民田訴者皆不得直奕曲折上之詔其五不可詔罷屯田畧遷戶部侍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鎭江府寇平增兩秩還爲尹部徙工部龔慶守張宗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靚以京東歲凶多盜諫止爲政者不悅將罪靚奕言靚憂民愛君所當獎激奈何用爲罪乎靚獲免未幾卒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龍泉人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哲宗親政上書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

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御史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既廢此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擢工部侍郎爲中書舍人坐河議以集賢殿脩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援之擢至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爲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卒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

虐大臣以爲訕神宗不之罪哲宗時歷右司員外郎徽宗立擢至給事中詔脩神宗實訓文璀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以使遂失職貶秩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詒呂公著書再謫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璀本末命出籍以集英殿脩撰知濟州卒子晛欽宗時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晛自襄陽領兵往援戰死

陸蘊字執信候官人登進士第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

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旣不爲我用近詔不以使一路而猶得爲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遷至太常少卿坐議原廟不合罷復還太常累遷御史中丞蘊頗論事皆中持病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列曹侍郎出爲泉州閩人以爲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疾奉祠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蘊聞命就道便者劾爲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脩撰卒

姚祐字伯受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帝大悅留爲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議置

輔郡以供大畿三爲殿中監至延康殿學士禮部尚書
後知太原府縣有小胥造家逼其先墓祐疑爲厭已請
解官持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併徙他家小胥
不從故祐持以爲説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以提舉
上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謚文僖

樓异字試可明州人進士高第歷官中外政和末知隨
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捌百舟應使者之須以
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可墾爲田遂改知明州出內
帑緡錢六萬爲造舟費治湖田七百餘頃歲得穀三萬
六千加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溉往者爲民包侵

昇令盡洩之壑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蹤寇起善理城
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歷戶部尚書知河間眞定
府積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書舍
人程振語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鎮
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白溝
童貫還罷積中既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
未行而卒 或曰爲盜所殺或曰姬殺之終不能明也貫
惡其曩言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歷知太康縣崇寧初括

縣壯丁為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按閲之法知樞密院
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説增籍二萬已
而牒訴者九百人坐左遷歷大理卿爲徽宗言今情重
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弗許恐非忠恕之意帝
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罷奉祠起歷陝西都
轉運使修顯謨閣待制贈光禄大夫謚曰榮
汪澥字仲容宣州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石著
三經義傳澥與其議又首傳其説熙寧太學成分録學
政復第進士遷至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
知婺州改潁昌諸州後徙應天府上章辭行尋祠卒贈

宣奉大夫澥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
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登第爲開封兵曹紹聖初或言蘇
軾主文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焉出通判原州歷將
作監丞熈河轉運副使與熈帥議事不合坐劾貶秩徙
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
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
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
四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脩撰爲使徙陜西以顯
謨閣待制知秦州凡六年 蔡訪方邵劾其越法貨酒借

麴米於官而毀其曆獄具奏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徙之終右文殿脩撰

論曰世風之變不有自來哉東都士大夫名節相高至江左遂變而爲恬曠何則懲於黨錮之禍也宋養士有素其出科目爲世用者皆忠信端厚漸摩成俗不幸壞於新法而繼以紹述彼見忤時獲咎曷若易節而躐顯榮哉如葉祖洽蔡嶷竝以譽諛對策竊倫魁既又朋姦誣善廉恥滅矣時彥霍端友亦濫茲選究其行事不過如水中之鳧隨波下上奚賢於李南公諸人耶自昔曲學邪說害人心術則邦國從之宋人有言國家一統之

業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諒乎

劉昺　宋喬年子昪　強淵明　蔡居厚

蔣靜　賈偉節　許敦仁

劉昺字子蒙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甲科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煒通樂律煒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已意而爲之緣飾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昺又領之爲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曆有所損益爲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昺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

事免京再相召爲戶部尚書昺嘗爲京畫策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昺由殿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㮚發其姦利事京徙㮚他官徽宗儲三代彝器詔昺討定再爲翰林學士又爲太子賓客復還戶部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與王寀交通事敗長流瓊州死

宋喬年字仙民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累遷知太常禮院東西府建上二議以戒大臣大臣不懌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遂致仕性剛介孝於奉親至太中大夫卒喬年

用蔭監市易坐不檢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起歷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貶官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卒謚忠文子昪

昪字景裕父子依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為鷹犬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為西幸之備昪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至灰人骨為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壟兆大抵遭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謚恭敏

强淵明字隱季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淵明第進士歷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爲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成黨禍亟遷祕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京罷相淵明亦補郡後召爲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廣直廬徽宗書摛文堂牓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文憲浚明早卒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大觀初爲右正言奏疏曰神

宗造立法度曠古絶儗雜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賡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敕有司勒爲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後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爲朱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坐事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諸州加徽猷閣待制爲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汙下坐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卒

蔣靜字叔明宜興人第進士歷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爲正等

除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坐封還黜辭遷[illegible]祭
酒中書舍人歷典諸州移疾奉祠越九年召爲大司成
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贈通議大夫
貫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直祕閣爲江淮發運副使
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
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漕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以
備供奉花石海錯之急切皆此與論功進秩遂拜戶部
侍郎改刑部終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爲校書郎蔡京以州
里之舊倚爲腹心亟遷右正言至御史中丞疏請五日

一視朝坐罰金左遷兵部侍郎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教仁之疏乃蔡京授指欲顛竊國命也

論曰春秋之法罪黨惡使爲惡者孤而無助則亂弭矣方蔡京用事暱交死友往往而是若劉昺數輩其尤也蓋京阿意紹述設黨禁以杜異議又之飾五禮作雅樂自謂太平豐豫無害爲宮室花石之娛因之蕩上心以竊國命而昺等實陰指效力共爲欺罔遂令賢隱而佞集主荒而權移正言崔鶠論京之姦大類王莽而朋黨過之豈誣乎哉